

夏衍全集

戏剧剧本(上)(下)

戏剧评论

电影剧本(上)(下)

电影评论(上)(下)

文学(上)(下)

新闻时评(上)(下)

译著(上)(中)(下)

懒寻旧梦录

书信日记



夏衍全集

苗子
敬题

译著（中）

陈坚

吴笛
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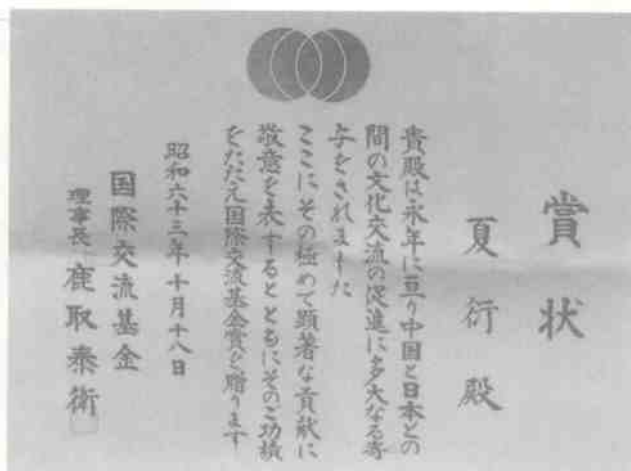


夏衍（50年代）。



20 年代中期与蔡淑馨、吴觉农在上海。

1988 年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“国际交流基金奖”。



1988 年在日本作家井上靖（右）家做客。



1987年向路易·艾黎祝寿。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入夏衍翻译的高尔基《母亲》、《没用人的一生》两部长篇小说以及两个日本中短篇小说、剧本集。《母亲》、《没用人的一生》建国后曾经过校订，较为完善，此次收入基本按校订过的版本排印。其余几个集子，在保持译著的本色和艺术特性的原则下，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。除对原译本的少量印刷错误进行校订外，对文本中许多如今已不流行的普通词语、专业术语及文本中没有翻译的各种外文词语，加以注释。

目 录

母亲	1
没用人的一生	315
地狱	521
地狱	523
晚上的水车	551
女	561
被杀了的火鸡	565
梦	599
初春的风	611
抛弃	613
初春的风	628
印度的鞋子	637
油印机的奇迹	647
铙火	656

母 亲

长篇小说

《母亲》，长篇小说，[苏]高尔基著，夏衍据日译本并参照英译本转译。上海大江书铺于1929年10月和1930年11月分第一部、第二部初版印行，译者署名沈端先。1936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改书名为《母》，并改译者名为孙光瑞再版。1949年开明书店改排新版，译者改署夏衍，至1952年12月出至二十版。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2年12月初版，1954年再版。195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俄文版《高尔基三十卷集》第七卷校订后重新出版；1985年7月再次校订后收录于《高尔基文集》第十一卷出版。本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编入。

第一部

一

每天,在工人区的上空,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,工厂的汽笛颤抖着吼叫起来。那些脸色阴郁、睡过觉却还没有消除筋肉疲劳的人们,听见这吼叫声,像受惊的蟑螂似的,立即从灰色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。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,他们沿着没有铺修的道路,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。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,照着泥泞的道路,摆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。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。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,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,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——机器粗重的轰鸣声和蒸气的怨怒声。高高的黑色烟囱,酷似一根根粗大的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,阴沉而威严。

傍晚,夕阳西下,落日火红的霞光在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疲倦地闪耀着,工厂的砖房从自己的胸膛里,将人们像废矿渣一样抛掷出来。他们满身油烟,面孔漆黑,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,露着饥饿的牙齿,又在马路上走着。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生气,甚至还有几分高兴,——一天苦役般的劳动已经结束,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餐和休息。

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,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。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逝了,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。但是,他们看到即将得到休息的愉悦和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的欢乐时,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每逢假日,他们睡到十点左右,有家室的中年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

做弥撒,一路上责骂对教堂漠不关心的年轻人。他们从教堂回来,吃过馅饼,又躺下睡觉,一直睡到傍晚。

长期的积劳使他们失去了食欲,为了能吃下东西,他们拼命喝酒,用烈酒来刺激胃口。

傍晚,他们懒洋洋地在街上闲荡。有套鞋的,即使没有泥泞,也把套鞋穿上;有雨伞的,即使出太阳,也把雨伞拿着。

他们相遇的时候,总是谈论工厂、机器,咒骂工头,——他们所谈所想的,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情。在这千篇一律的枯燥日子里,迟钝的头脑有时也偶尔闪出几星火花。回到家里,他们就和妻子吵闹,动辄挥拳殴打她们。年轻人就下酒馆,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,拉起手风琴,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,跳舞,说下流话,喝酒。极度劳累的人很容易喝醉,酒醉后,一种病态的莫名的积愤在胸中翻腾,寻找着发泄的机会。一有能够发泄这种烦躁心情的机会,他们就紧紧抓住不放,为了一点小事,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厮打起来,常常打得头破血流。有时打成重伤,甚至闹出人命。

潜藏在内心的仇恨成了人们关系中最主要的感情,这种感情和无法消除的筋肉疲劳一样,由来已久。人们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沉疴。它如影随形,一直伴随人们进入坟墓,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干出许多令人厌恶的盲目的残酷勾当。

在休息的日子里,年轻人直到深夜才回家,他们有的衣服撕破了,浑身污泥和尘土、鼻青眼肿,但还幸灾乐祸地夸耀伙伴如何饱尝了自己的拳头;有的因为受了屈辱,怒气冲冲,或挂着委屈的眼泪。他们喝得酩酊大醉,露出一副副可怜相,既不幸又令人讨厌。有时,一些年轻小伙子是被他们的父母硬拉回去的。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,或者在酒店里面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,便破口大骂,用拳头朝儿子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发软的身体打去,回家后,好歹照料他们睡下,因为第二天一早,当汽笛像浑黑的溪水流过似的在空中怒号起来的时候,得叫醒他们去上工。

他们虽然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,但年轻人的酗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是完全正常的现象,——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,也同样酗酒和打架,也被他们父母殴打。生活向来就是这样的,——它像一条混浊的河流,年复一年,平坦徐缓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。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

破的习惯所束缚,每天所想所做的都是老一套。所以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。

有时候,也有些外路人到工人区来。起初,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,后来,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过的地方,便稍稍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。过了一些时候,那些新奇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消失,大家对他们已经习惯,他们也就不再引人注意了。听了这些人的话之后,大家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。既然如此,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

但有时候,陌生人中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闻所未闻的事情。大家也不和他们争论,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谈论。他们说的话,激起了一些人盲目的愤怒,引起了另一些人模糊的焦虑,使第三种人由于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淡淡的希望而惴惴不安。他们为了排遣那种不必要的、妨碍他们的焦虑不安,便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。

要是发现外来人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工人区的人们就长久地难以容忍。他们对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,怀着本能的戒心。他们确实害怕这种人会把什么东西投入他们的生活,从而破坏这种极其无聊的生活常规,这种生活虽然凄苦,但总还算安定,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对他们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,他们并不期待任何好的变化,他们认为一切变化只能更加加重压迫。

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躲开那些讲述新事物的人们,后者就只好离开,再流浪到别的地方,要是留在工厂,如果不能和这工人区所有的人融为一体,那他们就只能孤单地生活……

一个人这样活上五十来年就死去了。

二

钳工米哈伊尔·弗拉索夫,也这样生活着。他是一个毛发浓密、面色阴郁、眼睛细小的人;他那双眼睛从浓眉下面看人的时候,总带着猜疑的神情和不怀好意的冷笑。他是工厂里最好的钳工,是工人区头号大力士。他对上司态度粗鲁,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。每逢休息的日子,他总要打人,大家都不喜欢他,怕他。有时候,他们想要打他,但是都没有打成。弗拉索夫看见有人要来打他的时候,便抓起石头子、木板或铁块,两腿宽宽地叉开,一声不响地

等待着他的对手。他那张从眼睛直到脖颈长满了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,使大家感到恐惧。他的眼睛尤其令人害怕——细小而又尖锐的眼睛,好像钢锥一般刺人,凡是和他的目光相遇的人,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身上有一股野蛮的力量,他无所畏惧,会随时无情地殴打别人。

“给我滚开!混蛋!”他声音低沉地喝道。从他满脸的浓须里面,露出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。想打他的人胆怯而又悻悻地回骂几句,就纷纷走开了。

“混蛋!”他朝他们身后短短骂了一声。他的眼睛讥诮地闪射出钢锥一般锐利的光芒。然后,他挑战似的伸直脖颈,跟在他们后面喊道:

“来!谁想找死就滚过来。”

谁也不想找死。

他平时言语不多,“混蛋”是他常用的字眼。他用这两个字称呼工厂里的上司、警察,也用它呼唤妻子。

“你这混蛋!没看见吗?——裤子破了。”

弗拉索夫的儿子巴维尔十四岁的时候,他有一次想揪住儿子的头发来回摇晃,但是儿子抓起一把沉重的铁锤,简单明了说:

“不准动手……”

“什么?”父亲问,一边走近瘦长的儿子,像阴影移近白桦树似的。

“够了!”巴维尔说。“我再也不愿忍受了……”

说罢,他扬起铁锤。

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,把毛茸茸的手放到身后,冷笑说:

“好哇……”

然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,补充说:

“嗨,你这个混蛋!……”

这件事发生后不久,他就对妻子说:

“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!巴什卡^①可以养活你了……”

“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?”她壮着胆问。

“不要你管,混蛋!我去找个姘头……”

他并没有去找姘头,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,几乎两年光景,

—— — — — —
①:巴什卡,巴维尔的昵称。

他不再理会儿子,也不和他讲话。

他有一条和他长得一样壮实而多毛的大狗。那狗每天都伴随他到工厂,到了傍晚,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。每逢休息的日子,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逛逛。他一声不响地走着,好像要寻找人似的用眼睛扫视着别人的脸。那狗拖着长毛大尾,从早到晚跟在他的后面。他每次回到家里都喝得醉醺醺的,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,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。他不打也不骂那条狗,但从来也没有爱抚过它。吃完晚饭,要是妻子不及时过来收拾,他就把碗碟从桌上摔到地上,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,背靠着墙,张大嘴巴,闭上眼睛,用那使人忧郁的低沉的声音哀号似的哼着歌。那凄惨难听的声音,含糊不清地从他唇髭里发出,把粘在唇髭上的面包屑震落了下来,他使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,独自哼唱着。歌词没人能听懂,字音拉得挺长,曲调像冬天的狼嚎。他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,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,或者把头伏在桌上,就这样一直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。狗也躺在他的身边。

他是患疝气病死的。在死前四五天,他全身发黑,在床上乱滚,他紧闭着眼睛,咬得牙齿咯咯作响。有时他对妻子说:

“给我拿些砒霜来,把我毒死算了……”

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治疗,而且说必须动手术,要当天就把病人送进医院。

“滚他妈的,我自己会死的!……混蛋!”米哈伊尔暗哑地说。

医生走后,他的妻子流着眼泪劝他去做手术,但是他握紧拳头,威吓她说:

“我好了——对你没有好处!”

早上,正当汽笛叫唤人们上工的时候,他死了。他张着嘴躺在棺材里,但是怒冲冲地紧锁双眉。他的妻子、儿子、狗、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·维索夫希科夫,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,给他送葬。他的妻子低声哭了不大一会儿,巴维尔没有哭。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遇到棺材,就停下来画着十字,相互谈论着:

“他死了,佩拉格娅兴许会非常高兴的……”

有些人纠正说:

“不是死了,是玩儿完了……”

埋了棺材,人们都走了,但是那条狗却没有离开,坐在刚掘起的泥土上,一声不响地在坟上嗅了许久。过了几天,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……

三

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,在一个星期日,巴维尔·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,回到家里。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对着房门的右墙角,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,冲母亲大声喊道:

“拿晚饭来!”

母亲走到他身边,和他并排坐下,把他的头搂到自己的怀里,抱着他。他用手撑着她的肩反抗着,嘴里喊道:

“妈,快些!……”

“你这个傻孩子!”母亲制止了他的反抗,悲伤而又温柔地说。

“我还要抽烟!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……”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,嘟嘟囔囔地说。

这是他第一次喝醉。伏特加使他身子发软,但还没有失去知觉,在他脑子里不断发出一个问题:

“我醉了吗?我醉了吗?”

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,她眼里的悲伤使他感动。他想哭,为了抑止这种冲动,他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的醉态。

母亲抚摩着他汗湿了的蓬乱的头发,轻轻地说:

“你不应该做这种事……”

他开始感到恶心了。经过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,母亲把他安置到床上,用一块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。他稍稍清醒一些,但是他觉得身体下面和周围的一切,都好像波浪起伏一般在晃荡。眼皮变得很重,嘴里感到一种难受的苦味。他透过睫毛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,胡乱地想道:

“看起来,在我还太早了点。别人喝了都没事儿,我却觉得恶心……”

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:

“你要是喝起酒来,那你怎能养活我呢……”

他紧闭着眼睛,说: